

# 後冷戰與後內戰

王曉波 著

海峽學術出版社

## 戈巴契夫與蘇維埃帝國的瓦解

八月十九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在「政變」中遭罷黜了六十小時，而終於在「政變」流產後恢復了職務，蘇聯政局有驚無險的度過了一次難關，但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

戈巴契夫雖是西方國家「最愛」的歷任蘇聯領袖，但在蘇聯統治階層的心目中，無異是蘇聯的「敗家子」。與美國並稱世界「超強」的蘇聯，在戈巴契夫的手裡，不但失去了對東歐的影響力，並且產生了此次「政變」公報中所稱的「威脅蘇聯人民生命與安全，危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自由與獨立的深重危機，以及政治、種族與民間衝突，混亂與無政府狀態」。

爲什麼「兩霸」之一的蘇聯會落到如此地步？前美國總統雷根說「把共產主義丟進灰燼裡」，這畢竟只是意識型態的皮相之見。如果共產主義必然只是「灰燼」，何以在一個十九世紀還是歐洲最落後的斯拉夫民族，卻可以藉著共產主義革命，超越西歐而與美國爭霸於二十世紀。

經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的鬥爭，人類的政治恐怕還是要回到馬奇維利，一切的意識型態不過是權力正當性的辯辭。如果「不以人廢言」的話，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早就指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滲入了大斯拉夫主義及沙皇專制主義的特徵。」

而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蘇聯的革命對亞洲發生強烈的影響，並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而是「因為一百餘年來，西方殖民地主義的統治，在亞洲激起一般民衆極端的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這一情勢，對這些國家，施展其滲透和顛覆的陰謀，而推行其從亞洲向歐洲迂迴的世界革命計劃」。

所以，蘇聯的崛起其實是基礎於亞、非、拉人民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憤恨上。「五四」之後，爲了「社會主義救中國」，陳獨秀等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孫中山也發出了「以俄爲師」的號召。一九二七年，中國的革命分裂，開始國共內戰。

蘇聯真的是以馬克思主義之名和社會主義支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嗎？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即指出：「蘇聯試圖使中國北方諸省脫離中國，這裡面埋藏著中、蘇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的種子。毛實際上不是一個衛星，他掌權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由蘇聯軍隊扶植上台的。我指出，這一情形是我們在中國的一項重要財富。」

果然，由於蘇聯對中國野心，一九五九年中蘇共即發生矛盾，至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發生，美國即著手運用這項「重要財富」，中共也被迫向美國尋求「反霸統一戰線」。

在中美「反霸統一戰線」的壓力下，蘇聯比美國更不堪負荷軍備競賽的沈重負擔。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上台，被迫向美國尋求和解，並開始「改革」，而且出版一本向美國喊話的《重新

改造蘇聯》（一九八七），書中說到——無疑，蘇聯和美國是兩個強國，各自有其廣泛利害關係，各有各的盟國和友邦。我們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優先，不過這種情形不是必然意指我們注定要對抗。另外一種結論將更合乎邏輯——蘇聯和美國對世界的前途負有特別的責任。大部分的核子武器集中在蘇聯與美國。此刻它們的潛力的十分之一或甚至百分之一，就足以對我們的地球和所有人類的文明施加無法挽救的傷害。這個觀點也隱含著我們和美國人對全世界各民族負有最大的責任。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與政治家對所有人類文明負有一種特殊的、獨一無二的責任。美國人民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使美國能有今日，而蘇聯也證明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使一個以前落後的國家變成一個進步的強國。儘管在我們艱難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經歷過一切的困苦，今天蘇聯是一個強大的已開發國家，以及一個具有巨大知識潛力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民族。因此我認為我們和美國人都擁有歷史性的成就，將會有智慧、能力、責任以及必要的彼此尊重，來掌握實際和防止災禍。」

「特別的責任」一辭，其實是帝國主義的語言，西方帝國主義一向宣稱對亞、非、拉人民的殖民主義是「白人的責任」；「東亞共榮圈」也是大和民族的「責任」。戈巴契夫這段話應可翻譯如次——「美蘇兩國都有足夠毀滅全球的核子武器，不必再競賽下去了，不如結束對抗，合作瓜分全球的勢力範圍。」

在雷根總統任內，並沒有太看重戈巴契夫喊話，而一直在經營對中共的「和平演變」，才有

一九八八年底，戈巴契夫宣佈訪問北京，並於一九八九年五月訪華，發佈與中共和解的〈中蘇公報〉。「六四事件」發生，美國對中共的「和平演變」受挫，而進行制裁。接著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也發生了「蘇東波現象」，美國才信任了戈巴契夫。可是，這時「蘇維埃帝國」已分崩離析。在今年的「波灣戰爭」中，蘇聯只好配合美國的中東戰略，進而又失去了對激進的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

「波灣戰爭」後，「美利堅帝國」更是「意氣風發」，而提出了「國際新秩序」。「新秩序」也是帝國主義的語言，首先是希特勒提出的，日本侵略中國也是爲了東亞「新秩序」。蘇聯不能和美國分享對世界「特別的責任」，轉而希冀美國能幫助其因「改革」而帶來的經濟秩序的空手混亂，但是，「美利堅帝國」從來不開救濟院，今年的七國高峰會議，戈巴契夫只有羞辱的空手而返。

「特別的責任」未能分享到，世界兩霸之一的蘇聯只能被編入「美利堅帝國」的「國際新秩序」裡，而實現了雷根所說的「把共產主義丟進灰燼裡」。共產主義本來只是一種意識型態，從來也沒有實現過，所以，被丟進灰燼裡的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與美國爭霸全球將近一世紀的「蘇維埃帝國」。

不能忍受「蘇維埃帝國」的瓦解，才是發動這次流產「政變」的真實背景。

「蘇維埃帝國」瓦解後要如何挽救和重建蘇聯？首先應該放棄帝國主義策略，與第三世界國

家真誠合作，除了維持必要的自衛軍事力量外，不必與美國去搞勞民傷財的軍備競賽，也不必「入夥分贓」的去與美國共同擔負什麼「特別的責任」。如果當年不是蘇聯對中國有強烈領土野心的企圖，北京也不會去搞「反霸統一戰線」，蘇聯也當不致落到如此田地。

再者，蘇聯需要切實的把經濟搞上去，重點應放在國內的農業和工業，根據具體的現實條件進行經濟改革，而不是爲了「入夥分贓」專門表演一些取悅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秀」。經過這場風波以戈巴契夫爲首的蘇聯領導階層當可以有新的考量。

在蘇聯重新恢復政治的穩定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信任後，雖然「蘇維埃帝國」瓦解了，甚至蘇聯共產黨被推翻了，但仍然可以爲佔人類五分之四的第三世界人民作出應有的貢獻，這一項對世界前途的「特別的責任」，才是第三世界人民期望於蘇聯的。

蘇聯的局勢如何發展，猶待觀察；蘇聯未來的道路也有待於蘇聯人民的智慧去審慎抉擇了。

（《海峽評論》一九九一年九月號）

## 在民主選舉中浴火重生的共產黨

### ——俄共重新崛起於俄羅斯

#### 共產黨獲得壓倒性勝利

蘇聯瓦解後，俄羅斯人民一時陷入屈辱和絕望的深淵，仍不願將希望寄託於過去的共產黨。但是，四年來，經過葉利欽的惡整，人們又開始懷念過去。

俄羅斯人民已對葉利欽徹底失望，其國民支持率僅達百分之八，而不支持率竟達百分之七十八。

今年二月十六日，俄羅斯中部的奧廖爾州舉行了州和市議會補缺選舉，共產黨在州和市都獲得壓倒性勝利。

該州是俄羅斯屈指可數的農業大州，改革派、中間派和右翼的候選人也很英勇善戰。特別右翼的自由民主黨，在州和市的全部選區推出了候選人，該黨主席日里諾夫斯基等還親臨現場聲援，但一席未得。由此可見共產黨的勢力之強。

俄共共有五十五萬名黨員。超過了其他所有政黨黨員的總數。地方組織遍及除車臣之外的俄羅斯聯邦的八十八個構成體，擁有總數達二萬的基層組織。去年之內約有九千名二十八歲以下的青年黨員加入。沒有哪個政黨像它這樣茁壯發展。

### 批判性的繼承前蘇共

在日本出版的《選擇》月刊四月號，刊出《共產黨勢力在俄羅斯抬頭》的文章。文章中指出：

俄聯俄共產黨的綱領，批判性地繼承了前蘇共綱領的劃時期文件，引人注目。綱領作為黨的長期戰略，定了這樣三個階段：(一)克服當前的政治危機狀況和經濟危機狀況；(二)向社會主義過渡；(三)發展社會主義。其戰略目標並非「向市場經濟過渡」，而是「恢復社會主義」。

這三個階段中，作為當前的戰術目標，是把第一階段定為「最低綱領」。

首先是政治方面建立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然後通過新憲法，恢復人民代表蘇維埃制度，廢除獨聯體創設協定，重建蘇維埃聯邦，並爭取廢除不合國家利益的國際條約。

在經濟方面，目標是，放棄休克療法，停止民營化，廢除土地私有化，國家對銀行的活動進行限制，恢復國家對戰略物資的出口進行壟斷等。

在社會和文化方面，主張保障勞動者的最低生活費用，國家對學術和教育提供支援，保障軍



人的生活等，全面恢復俄羅斯文化，禁止崇拜西歐和拜金思想，禁止對蘇聯的歷史和列寧學說進行中傷等，也均引人注目。

### 多加了象徵知識分子的「書」

另一方面，對於推進上述目標的黨本身的意識形態和獲得權力的戰略。黨綱作了以下歸納：

(一)俄聯邦共產黨繼承由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以來的蘇聯共產黨的宗旨，同時，學習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切經驗，作為勞動者的政黨獲得新生；(二)黨以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公正和共產主義為基本理念，戰略和戰術的決定以創造性的馬列主義為依據。黨的內部紀律依靠民主集中制；(三)黨在目前形勢下，與進步勢力和愛國勢力聯合，通過非暴力手段和平奪取政權。為此，把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隊伍中，鞏固聯盟；(四)黨與在前蘇聯各共和國活動的共產黨保持平等，共同創建堅強的聯盟，並以此為基礎恢復蘇維埃聯邦。

該黨綱領是充滿了人民代表蘇維埃制，或者是馬列主義、民主集中制、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同盟等傳統的共產黨用語，俄聯邦共產黨有著濃厚的蘇共色彩。

另外，黨歌採用了從懷舊的「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這一句開始的國際歌。黨旗的設計是，象徵工人階級的錘子加代表農民的鐮刀，加象徵新的知識分子的「書」。黨的口號規定為「俄羅斯、勞動、人民權力、社會主義！」

社會民主黨的主席雅科夫列夫警惕共產黨的勢力增長，他說，「從現狀來看，雖說有許多政黨，但多半是僅限於莫斯科的組織，真正擁有全面性組織的只有共產黨。假如明天舉行議會選舉，共產黨及其兄弟農業黨將會獲勝……」

對葉利欽總統的國民支持率為百分之八，不支持率為百分之七十八（三月中旬的民調查）。在議會內改革派的主力「俄羅斯選擇」處於分裂狀態的今天，俄聯邦共產黨的動向尤其引人注目。

### 大選中最受歡迎的人

西方媒體的焦點一直集中在鍾愛的葉利欽身上，但葉利欽已逐漸被人民所厭惡。反而被西方一向敵視的俄國共產黨竟然在民主政治的選舉中浴火重生。

五月三十一日，法新社從莫斯科發出一則電訊說：

在俄羅斯，被取締僅四年的共產黨人開始越來越看得像是十二月大選中最受歡迎的人。沒有大吹大擂的俄羅斯共產黨，正在穩步擴大一個在俄羅斯沒有能與之匹敵的當選代表和積極分子網絡。

這種艱巨的工作開始奏效，俄共在地方選舉中獲得一連串成功，最近一次成功是前宇航員季托夫本月早些時候在科洛姆納舉行的議會補缺選舉中取得的。

這是俄共重新積聚力量的戰略的第一個階段，儘管要實現此雄心存在一個障礙：俄共缺乏一個真正有性格魅力的候選人參加定於明年六月的總統選舉。自由的《今天報》的政治分析家謝爾蓋·帕爾霍緬科說：「共產黨人有很多機會，他們在農業黨內的夥伴將控制下屆議會。」

帕爾霍緬科說，根據共產黨人自己最近估計的數字，他們可以依賴一個由六百萬（一九九〇年為三百萬）積極分子組成的仍然很堅強的核心，保證「在俄羅斯最小的村莊都有一個黨支部和一部電話」。

### 共產黨變成了民主政黨

俄共中央副主席亞歷山大·沙巴諾夫說，他們希望在大選中至少獲得百分之二十的選票，並且希望他們的農業黨友也獲得差不多相同的票數。

這樣就可以為在杜馬（俄國國會）中占據多數席位打下基礎。目前，共產黨人在杜馬中排在第三位，他們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的大選中獲得百分之十二點三五的選票。

照目前情況看，共產黨人最有希望的候選人可能是沒有個性的共產黨官員根納季·久加諾夫。久加諾夫四十五歲，他於一九九三年二月進入俄共領導層。他填補了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後因整個一代領導人的消失而留下的空白。

然而，共產黨人現在都改信多黨制，他們的黨已變得非常強大和受人重視，因此，當美國總

統克林頓和葉利欽本月在莫斯科舉行首腦會談時，久加諾夫作爲主要反對黨領導之一應邀參加了與克林頓的會談。

西方以冷戰瓦解了二十世紀初期崛起而與西方二分天下達八十年的蘇聯，俄羅斯共產黨以蘇聯之死屍，在西方式的民主選舉中重新崛起。俄共是否能重掌俄羅斯的政權，共產黨重掌政權之後的俄羅斯又何去何從。共產黨在俄羅斯和東歐竟變成了民主政黨，又成了歐洲一股政治勢力。真的，「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俄羅斯將會如何變，尙待我們進一步觀察。

（《海峽評論》一九九五年八月號）

## 新共產主義的幽靈又在歐洲大地徘徊

### 前東德共黨大選有斬獲

從九〇年末算起，瓦解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蘇東波」已經五年了。但是，十月十六日，美聯社柏林電，卻傳來這麼一則消息：

儘管由前東德共黨改頭換面而成的民主社會主義黨（PDS）受到各大政黨排擠及抹黑，選民卻讓該黨在這次德國大選中頗有斬獲，根據開票結果顯示PDS的國會席次由選前的十七席增至三十席。

此次國會大選共有三百二十八個選區，PDS得票率百分之四點四，比上次大選增加兩個百分點。

每一個選民必須投兩張選票，一張選個別選區的候選人，另一張則選自己支持的政黨。任何政黨若要進入國會，最低限度必須獲得百分之五的政黨得票率，或是最少在三個選區獲勝。

PDS在柏林的四個直選選區中獲勝，而且全部都在柏林東區。許多德東選民表示，PDS

是唯一了解他們問題所在的政黨。PDS若不是在四個選區獲勝，此次將無機會躋入國會大門。

其實德東共產黨的選舉獲勝，並不是一件突然的意外。自從歐洲共產主義瓦解之後，其國家經濟並沒有起色，人民生活日益貧困，有甚於共黨統治時期，人民的懷舊而重新拾起對共黨統治的記憶也就不是不可理解了。甚至許多參與推翻共黨統治的民主領袖都紛紛發表意見，表示對現況並不滿意。在這樣的背景下，繼承蘇聯本體的俄羅斯不但出現極端民族主義派，並且，被判為非法而遭解散的前共產黨又開始死灰復燃。五月二十四日，俄羅斯《真理報》發表了一篇尼基福洛娃寫的報導，題為〈向蘇聯又邁了一步〉，內容如次：

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市郊舉行了在前蘇聯領土上成立的各國共產黨代表同共產黨聯盟——蘇共代表團的非公開會晤，通過了關於加強共產黨人的一致性和關於《走向蘇聯各族人民聯盟》草案的決議。

會上發言的人都說，擺脫危機的最明智出路是恢復統一的聯盟國家，蘇聯人民和我們祖國遭到的經濟損失比蘇德戰爭年代大四倍。但對達到這一目標的途徑爭論很大。

亞美尼亞黨中央書記巴達良說：「統治集團已走投無路，任務是通過憲法途徑讓它們下台。」

## 俄共正在恢復統一的聯盟國家

格魯吉亞代表說：「格魯吉亞領導人在東西方間來回擺，弄得人民無所適從。」

吉爾吉斯代表阿日別科娃說：「問題在工人階級並未有力地支持我們。他們早已被毀滅蘇聯的人解除了武裝。今天，蘇聯人民生死攸關的問題是恢復聯盟。吉共的結論是：缺乏政治基礎的主權化思想是錯誤的！即使在主權的吉爾吉斯，我們依然眼望俄羅斯！」

俄共主席久加諾夫答道：「俄共正盡一切可能恢復統一的聯盟國家。」

許多與會者認為俄共的選舉戰略和策略是有用的，各黨應當利用現政府搞的總統選舉「遊戲」。想執政就應學會管理國家。

以為靠共產黨一黨就能擺脫現政權和改變方針，這是誤解。所以俄共雖斷然反對總統提出的《和睦條約》，但支持「為俄羅斯而和解」運動。只有同盟友一起，共黨才能恢復聯盟、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並保護勞動人民。

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和「共產黨人聯盟」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略有不同。他們認為，既然徵集到一百二十萬人簽名主張就蘇聯憲法進行全民公決，就應當力爭公決成功。在工廠以蘇維埃方式恢復勞動者政權，然後再大幹。秋利金代表認為，走議會道路改變不了政權，世界上還沒有通過議會奪取政權的共產黨。應通過政治罷工發起工人運動。但人們對此還缺乏準備。

韃靼代表薩利說：「我發現，共產黨的支持率相當高，但選舉中不知爲什麼卻失敗了。」原因是共產黨人缺乏思想上、組織上的切實的統一。烏克蘭共產黨代表馬爾蒂紐克也認爲，烏共左派本可在剛結束的議會選舉中取得更大勝利，但共產黨人不得不同自己的同志競爭，而不是同反對派競爭。今天最主要的是恢復強大的黨，而實際上卻是力量分散。

各黨都應考慮這一點。要設法控制局面，機會是有的：白俄羅斯共產黨人黨首領諾維科夫已被推選爲白俄羅斯總統候選人。應當爭取當選！休息時大家都走到諾維科夫跟前，問應當如何幫助他取勝。立陶宛共產黨領導人今天仍身陷囹圄，大家表示不會讓他們孤軍作戰。

主張恢復蘇聯的人，在白俄羅斯佔百分之八十，在亞美尼亞佔百分之九五。

但是，是社會主義的蘇聯，還是不強調社會主義？立陶宛的代表認爲，方式應當聰明點。格魯吉亞的代表說，應擺脫過時的、無生命力的東西。大家提出了一個合適的名稱，讓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討論：蘇聯各族人民更新了的聯盟。

### 共黨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蘇聯境內各國共產黨的共同目標是，爲勞動人民服務；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未來，要爭取自由、社會平等、集體主義、社會公正和真正的人道主義。

以蘇維埃形式爭取、保衛和鞏固勞動者的政權。



反對復辟資本主義，在蘇聯各共和國恢復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制止族際衝突。

在蘇維埃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各族人民友誼、尊重民族傳統的原則基礎上根據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七日全民公決的決議，恢復蘇聯，作為各主權國家的自願聯合體。

各國共黨之共識為「重建各共和國的統一共產黨，隨著蘇聯的恢復，使其聯合成統一的共產黨」。

蘇聯共產黨的恢復尚在未定之天。其實在此同時稍早，英國《泰晤士報》五月十日，也發表了一篇記者羅杰·博伊斯的文章，題為〈歐洲舊調重揚〉，文章說：

「共產主義的幽靈再次在歐洲大地徘徊，不僅在匈牙利，而且在十幾個國家——從烏克蘭到保加利亞，從立陶宛到斯洛伐克，披著各式體面外衣的共產黨目前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這必定稱得上近幾年發生的最引人注目注目的政治東山再起事件。並很快將對西方的政策產生影響。昂納克的共產黨的繼承者民主社會主義黨有進入德國聯邦議會的希望，正在德國東部的地方選舉中撈取選票，已經把一些政治明星吸引到其聲勢浩大的選舉運動中。

對西方的主要影響將是在安全和經濟政策方面。中歐和東歐要等上十年或更長時間才能被考慮加入北約的問題。受共產黨擺佈的政府會使東方國家主入俄羅斯的軌道嗎？它們會因排長隊依次等待加入歐洲聯盟而感到厭倦嗎？它們會增加開支、支撐效益不高的工廠並摒棄「休克療法」